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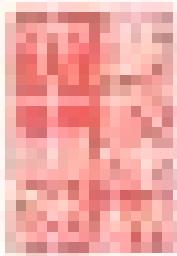
陶行知与晓庄师范

辛 元 谢 放



西行知与晓庄师范

■ 梁衡



陶行知与晓庄师范

辛 元 谢 放 编

江苏教育出版社

陶行知与晓庄师范

辛元·谢放

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扬州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5.875 插页2 字数123,000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书号：11351·005 定价：1.20元

责任编辑 徐大文

前　　言

为了纪念陶行知“生活教育”运动六十周年和晓庄师范建校六十周年，我们谨把《陶行知与晓庄师范》这本小册子奉献于读者的面前。

陶行知先生毕生致力于人民教育事业和民族民主运动，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给我们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作为一个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他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改革旧教育，创造新教育，提出了“生活教育”的理论，并在他亲自创建的晓庄师范开始了这一理论的创造性实践。陶先生的教育理论和实践经验都是十分丰富的，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芒，值得我们认真研究与学习。在这本书里，我们不拟对陶先生的教育理论与实践经验作深入的探讨和系统的阐述，也不拟对晓庄师范六十年来的工作作全面的评述与总结，而只是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着重叙述陶行知先生是怎样在昔日之晓庄实践他的生活教育理论的，今日之晓庄又是怎样在学习与继续实践陶先生的生活教育理论的，旨在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为读者提供一些研究、学习、借鉴陶行知思想的资料，从而学习与发扬陶行知献身人民教育事业的精神，使我们今天的教育事业更好地为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服务。

这不是一本校史，但书中所叙史实皆有所本，所引资料力求准确可靠。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参阅了程本海的《在晓庄》、李楚材的《破晓》、戴伯韬的《陶行知的生平及其学说》、朱泽甫

的《陶行知年谱》、中央教科所的《陶行知年谱稿》等著作，以及当年晓庄出版的《乡教丛讯》和晓庄同志的一些回忆录。其间有说法不一之处，经过反复查询、核对，择其我们认为可靠可信者。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所限，书中仍难免有错，敬请专家、前辈、读者给予指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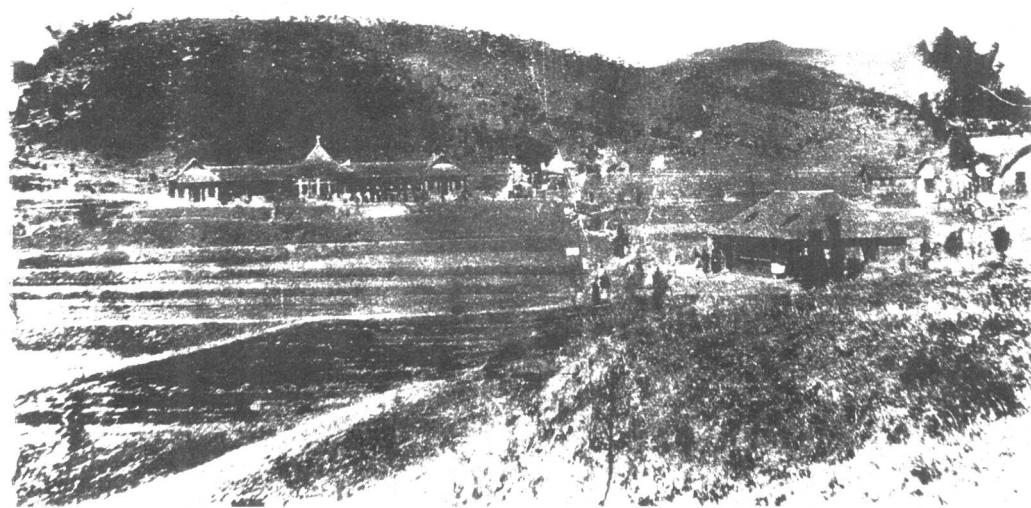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得到晓庄师范校内外许多同志的关心、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作 者

一九八六年十月



陶行知先生像



昔日之晓庄学校全景(1927—1930)

目 录

昔 日 之 晓 庄

第一章 晓庄师范的诞生.....	(1)
一、立志改革乡村教育.....	(1)
二、筹办试验乡村师范.....	(5)
三、征召有志青年.....	(8)
四、招考与开学.....	(11)
五、在大革命的洪流中.....	(14)
第二章 “生活教育”的实践基地.....	(17)
一、晓庄的寅会.....	(17)
二、晓庄的劳动教育.....	(20)
三、晓庄的学习生活.....	(24)
四、晓庄的“中心学校”.....	(28)
五、晓庄的艺术.....	(33)
六、晓庄改造社会的活动.....	(39)
1, “会朋友去”(40) 2, 民众学校(44) 3, 中心茶园(48) 4, 乡 村医院(50) 5, 联村运动会(52) 6, 联村自卫团(55)	
七、晓庄的一天.....	(60)
八、晓庄的爱.....	(63)
第三章 劳山脚下的火种.....	(68)
一、地下党支部成立.....	(68)
二、反动派的忌恨.....	(70)
三、反帝爱国斗争.....	(73)

第四章 光辉的篇章	(78)
一、护校斗争	(78)
二、晓庄被封闭	(81)
三、烈士精神不死	(83)
第五章 封闭后的“晓庄”	(88)
一、复校的斗争	(88)
二、晓庄儿童自动学校	(94)
三、晓庄的特约学校——新安小学	(99)
四、陶行知救援晓庄同志	(105)
五、晓庄精神在传播	(108)
六、魂归晓庄	(115)

今日之晓庄

第一章 晓庄师范复校	(119)
一、积极筹备复校	(119)
二、解放后第一个校庆	(121)
三、党中央的关怀	(124)
四、复校之初	(126)
第二章 实践“生活教育”的新探索	(130)
一、两次倡议	(130)
二、“教育实验区”的发展	(133)
三、勤工俭学活动的收获	(135)
四、以教学为中心，全面安排学校工作	(138)
第三章 以陶为师，办出“晓庄”特色	(141)
一、晓庄的第二次新生	(141)
二、开创“陶研”工作的新局面	(143)

三、坚持面向小学.....	(147)
四、提倡手脑并用.....	(151)
五、抓好改革试点.....	(154)
六、行知路上后来人.....	(158)
七、以“生活教育”理论为指针，办好晓师.....	(162)

附 录

晓庄歌曲选（两首）

晓庄联语选

1927—1930晓庄学校大事记

昔 日 之 晓 庄

驼利纳粮钱。
良民变土匪，
问在何处申冤？
人面蝗虫飞满天，
飞满天，
无有农夫谁能活在天地间！

陶行知在这首诗的附记中说，这是一幅自耕农在天灾人祸中降为雇农的小影。农民若为地主耕种，每月尚可勉强糊口，若是自耕则必等到秋收始有米吃，那时人或许已成白骨了。田地摆脱不掉，而官家钱粮却不可少，农民不仅寅年要借卯年粮，甚至寅年要借午年粮，因而不得不卖儿女，或驼重利借钱以纳。陶行知面对旧社会不合理的吃人制度，愤怒地呼喊：“这是一种什么现象啊！”

贫穷苦难的祖国，使陶行知少年立志，胸怀抱负，他在崇一学堂读书期间，就曾写下一条座右铭：“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来。”

一九一七年秋，陶行知从美国留学回来，抱着救国救民的理想，立志改造中国的教育。“五四”运动后，陶行知与蔡元培等人组织了中华教育改进社，继而又发起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积极提倡平民教育。他们编了《平民千字课》，在许多省县建立了平民教育的组织，开办平民读书处。陶行知亲自奔波于工矿、农村以及城市的商店、饭馆，甚至到寺庙、监狱去宣传推进平民教育。他希望通过教育来打破“贫贱、富贵，老爷、小姐（指仆人），太太、丫头等等”阶级界限，把他们“沟通”，使全国“五族一心”，成为“四通八达的社会”。这当然是不切实际

的幻想，加上当时军阀统治，战乱频起，不能不使陶行知到处碰壁。

但严酷的现实并没有使陶行知气馁，他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和不怕“碰钉子”的精神，继续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陶行知在实践中，越来越深切地感到，中国教育改造的根本问题是在农村。他说：“中国以农立国，住在乡村的人民占全国人数百分之八十五。”广大农民得不到受教育的权利，没有文化，不懂科学，长期处于愚昧落后的状态。毫无疑问，中国农民不出头，国家断无翻身之日。

可是，当时中国教育的最大弊端恰恰是教育与农业的脱离，“各干各的，不相闻问”。须知教育脱离农业，便成为空洞的教育，分利的教育，消耗的教育；农业没有教育，就失去了促进的媒介。所以要改造中国的教育，“第一要教育与农业携手”。

但当时的中国广大农村极少有学校，而仅有的一些乡村学校又走错了路，陶行知尖锐地批评说：“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住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他教富的变穷，穷的变得格外穷；他教强的变弱，弱的变得格外弱。”象这样的乡村教育，贻误后代，贻误国家，对中国农村决无一点好处，再也不允许继续下去了，必须另找生路。

生路在哪里呢？陶行知说，“就是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使教育真正下乡，真正向农民普及，为广大农民服务。陶行知多次强调：“乡村教育关系三万万四千万人民之幸福！”所以乡村教育是“立国的根本大计”，是一项伟大的事业。

要完成改造乡村教育这一伟大事业决非易事，它需要一批有志之士能全心全意为之奋斗。陶行知说：“我们从事乡村教育的同志，要把我们整个的身心献给我们三万万四千万的农民。我们要向农民‘烧心香’。我们心里要充满那农民的甘苦。我们要常常念着农民的痛苦，常常念着他们所想得的幸福，我们必须有一个‘农民甘苦化的心’才配担负改造乡村生活的新使命。”陶行知有一副对子，叫“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这颗心，就是“农民甘苦化的心”，是为农民之心，为国家为民族之心，它决不掺杂半点私心，决不谋半点私利，“人生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这是多么高尚的品格，多么伟大的精神！

一九二六年春，中华教育改进社下设乡村教育研究部，陶行知聘请了东南大学乡村教育教授赵叔愚、金陵大学农业教授邵仲香为研究员，共同调查沪宁路沿线乡村学校现状，研究乡村教育之改进。陶行知亲自考察了南京燕子矶小学、江宁县立师范学校、无锡开原乡立第一小学，撰写了《半周岁的燕子矶国民学校》、《天将明之师范学校》、《无锡小学之新生命》等文章，赞扬这些学校办得好，为乡村教育的改造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同年十一月，由陶行知发起，中华教育改进社特约乡村学校教师，在南京明陵小学举行第一次研究会，会上，陶行知宣读《我们的信条》，提出了乡村教育十八条重大原则，其中有“乡村学校应当做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乡村教师应当做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乡村教师必须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乡村教师应当用科学的方法去征服自然”、“乡村教师要用最少的经费办理最好的教育”等内容。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中华教育改进社发表了《改造全国乡村

教育宣言书》，宣布该社“今后主要使命之一即在厉行乡村教育政策”，并“下了决心要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号召人们“加入这个运动，赞助他发展，指导他进行，一心一德的为中国乡村开创一个新生命”。

二、筹办试验乡村师范

发展乡村教育运动，最要紧的是建立一支合格的乡村师资队伍，而这必须靠“特殊的训练”来培养。所以，办好乡村师范是首要的任务。

但是，当时中国的师范教育也同样存在着许多弊端。陶行知指出，“中国的师范学校多半设在城里，对于农村儿童的需要苦于不能适应。城居的师范生平时娇养惯了，自然是不愿到乡间去的。就是乡下招来的师范生，经过几年的城市化，也不愿回乡服务了。所以师范学校虽多，乡村学校的教员依然缺乏。”

尤为严重的问题是，许多师范学校只是在那儿教洋八股，制造书呆子。这些书呆子只会死读书，不会干实事，陶行知忿忿地说：“大多数受过师范训练的人，至今办不出一个可以令人佩服的学校，岂不是大可叹息的事吗？”况且办不好学校也就罢了，更可怕的是，“这些大书呆子分布到小学里去，又以几何的加速率制造小书呆子。倘使再刮一阵义务教育的大风，可以把书呆子的种子布满全国，叫全国的国民都变成书呆子！中华民国简直可以变成中华书呆国。……想到这里，真要令人毛骨悚然。”

为此，陶行知呼吁中国的师范教育必须彻底改革，他在《中

国师范教育建设论》一文中，论述了建设中国新师范教育的根本原理与实施概要，提出并回答了师范学校的几个基本问题，即“教什么？怎样教？教谁？谁教？”这篇文章成为陶行知创办试验乡村师范的理论基础。

一九二六年底，陶行知与赵叔愚一起着手筹办试验乡村师范，他们以中华教育改进社名义函请当时江苏省教育厅批准筹办，教育厅回函表示尽力赞助。接着，他们在《新教育评论》上发表了《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第一院简章草案》，规定“本院宗旨：在根据中心学校办法，招收中等以上各级学校末年级生加以特殊训练，俾能实施乡村教育，并改造乡村生活”，“本院教育，以中心学校生活为训练之中心”，并规定了课程设置、招考办法以及修业年限等。陶行知还撰写了《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答客问》一文，对这所学校的兴办缘起、办学方法、教学内容、校址选择等问题作了详细的解释，并强调创办的乡村师范属“试验”性质，“试验就是用科学的方法去踩新的生路”，“不能说是十分有把握，但深愿‘试他一试’”。文末以解释校旗来简括试验乡村师范的精神：旗之中心有一个小圆圈，里面有个“活”字代表所要培养之生活力。圈外有个等边三角形，代表教学做三者合一。三角形上面有一个“心”放在当中，表示关心农民甘苦之意，左边有一支笔，右边有一把锄头。三角形外面有一个大圆圈放射光芒，好比是太阳光。四面有一百个金色星布满全旗，代表一百万个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使个个乡村都得到光，合起来造成中华民国的伟大的光。

一九二七年元旦，陶行知主编的《乡教丛讯》创刊。这一天，陶行知在南京安徽公学召开了试验乡村师范筹备会，研究了